

137
21
43
49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四	三	儒	和
冊	號	架	書	書
			類	門

左傳輯釋

九

左傳輯釋卷十三

日南 安井衡 著

成公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

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案

二年魯與晉衛伐齊此鄆蓋釋例所謂西鄆地近齊故城以備之若晉嘗欲叛之而已未敢輒叛晉人未

必聞之無須預城為備也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杞

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廁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衡案晉為霸主是天命晉侯掌諸侯也故云晉侯之命在諸侯矣今不敬魯侯是不敬天之命故知其不免邾子曰我命在民矣亦此意也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

大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

魯異姓亦異姓衡案古人言族必謂同姓也若齊桓侯之志曰非我族類類泛語指殊俗而言此去類字獨言吾族故社云與魯異姓若齊君為霸文子必不言非吾族言各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也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晉欒書將中軍代卻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成臯縣東有汜水釋文汜音凡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代

左傳輯釋 卷十三
之荅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
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
在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
反名爲明年許惲鄭於楚張本晉趙嬰通于趙莊
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仲孫
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
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傳冬十有
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

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
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
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
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
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旣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
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
以得放遣爲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爲八年晉殺趙
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
聘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饋

運糧饋之敬大國也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

驛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釋文辟重匹亦重反曰辟音避

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

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間將若之

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

祭衡案論語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孔安國云使主祭東蒙杜蓋本焉國所主祭而崩竭

是其神不享其祭故滅膳降服以謝其過禮固當

然也或謂國以山川為主以駁杜注是東蒙為顓

蒙主也謬妄可笑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

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

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川其

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

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許靈公

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

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

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

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

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

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擊鼓衡案華元享之慰其

釋之也請鼓譟以出入乃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

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

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十一月

己酉定王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眾家

傳悉無此八字或行文衡案傳先言蟲牢盟及諸

靈之事而終言之非隨經次而正釋之故直言冬

以明宋公殺子靈在秋而不言十二月傳文本自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

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衡案傳云聽於人以救其

非由人也則武宮謂由武功而作宮非立武公之宮也杜知傳文不可為武公之廟故云築武軍然武軍不當言宮春秋之時稱廟為宮故又據公羊傳為又作武公宮是以一武字分屬武軍與武公不知其意從左傳乎抑從公羊傳乎可謂妄矣今案宮謂周圍牆論語夫子之墻數仞是也因總其中所有名之曰宮季文子欲顯鞏功別作堂宇於城外築圍墻以周之名曰武宮猶漢作前殿後殿柏梁臺等因周圍而名之曰未央宮耳廟稱宮后夫人所居稱後宮亦以其有周圍牆也故凡有周圍牆者雖士大夫亦得稱宮儀禮云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苟知此義此經不難釋而傳文迎刃而解矣自服虔泥宮字解武宮為武公之廟取郭附後儒皆從公羊傳而左氏不可得而通矣

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

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矸子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

盟蟲牢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

左傳傳釋卷十三

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

游公子偃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

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

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二

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

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荅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

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

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

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取

鄭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

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

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孫良

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

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

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

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

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晉人

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

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

北有郇城沃饒而近鹽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

云土平有既曰沃正義說文云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

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國利君樂不可

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僕公揖

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顧炎武云為僕大夫則君

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衡案獻子獨無所言公知其所見與眾異欲聞其說且為僕大

夫從入無嫌故揖之而入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

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

其惡易覲惡疾疢覲成也陸彛云下文有汾澮以流其惡注以惡為垢穢與此字

同訓異良所未喻據獻子說沈溺重腿之疾猶在墊隘之後不應於此遽云其病易成也宜從後注

又案爾雅訓覲為見其惡易覲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衡案土薄水淺則穢惡之氣蒸出於地上覲

見也謂出見於地上人觸此氣則愁苦墊隘遂致沈溺腫腿之疾水淺謂水在地下淺鑿數尺輒得

泉或以下文云有汾澮以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

隘墊隘羸困也陸彛云傳中屢言墊隘杜之注釋各殊此年云羸困襄九年云猶委

頓二十五年云慮水雨三者皆非正訓案說文引此傳曰墊下也尚書下民昏墊注溺也昭三年傳

愁隘注隘小也孔疏言地之下隘狹隘者是矣餘見後錄衡案墊下隘狹正訓也此傳云民愁則墊

隘襄九年傳云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止皆以人事而言則依正訓而引伸之蓋謂志氣卑蕭不爽

朗條暢也襄二十五年傳云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是以地而言乃其本義

言吳地下隰久駐於此天若大雨水高而地下水高而地下則所居必狹隘故云墊隘所居狹隘馳

騁進退皆不便故云隘乃禽也不復言墊者墊既在水下非人所居故直言隘耳由此推之墊隘之

義可得而明矣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溺溼疾重腿

足腫衡案重腫通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

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

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

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陸祭云從

教言其民易使耳何與災患乎衡案民俗質樸則從教驕逸則不從教新田言從教郇瑕氏之不從

教可知矣郇瑕氏言驕逸則新田之質樸可知矣古人之言多互見為義故僅數言而其意周到

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

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

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為季孫如

晉傳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伯如

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

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晉盟冬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

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

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

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

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

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

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

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盍何不也？」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也。夫善

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

郊非禮也。

正義釋獸，鼯鼠，李巡曰：鼯鼠，一名鼯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

吳伐

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問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

也。馬宗璉云：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丘，郭注：今在壽春縣，古來黎同音，州黎即州來也。冬，大雩。

無傳。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

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

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

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

愍下民，故號天告亂。衡案：弔，傳訓恤。凡經傳言不

為昊天所弔恤，故亂無有止。昊天指幽王。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

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

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

師，為楚伐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

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中侯

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

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

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釋文：鄭本又作負，音云。晉人

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

儀，張本：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

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

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

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

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釋文、御魚、呂反、王應

麟云、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岳受

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

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

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

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

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

分其室。衡案、室、謂貨財、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巫臣自

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恡事君，而

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

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李

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

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

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傳

云、兩者即一車耳、詩所謂百兩、孟子所謂三百兩

之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

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偏兩之一者、蓋車之

半邊為偏、則每車有二偏、各五十人、今留二十五

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衡案、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

義則失之、周禮地官遂人職、五人為伍、五伍為旅、四旅為卒、一車百人、蓋晉制也、故云、以兩之一卒適吳、偏兩猶言偏車、車有二偏、百人之中、三人乘車、則一偏四十八人、一偏四十九人、然此不必細分之、稱五十人為偏車之一耳、下文云、教吳乘車、則是時吳無車、蓋并其車而舍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先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巢、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衛侯如晉、晉反戚

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

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衡案汶陽魯地、齊奪而有

之、鞏之役、晉責齊、使還之於魯、今以齊服於晉、復使魯還之於齊、是與奪以己、而不以道、故經據實詳書以貶之、而傳載季文子之言以釋之、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聘、昏聘不

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

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正義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

華元新始告魯、欲圖為昏、昏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言納采、鄭玄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隱二年公羊傳曰、昏

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禮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衡案：士昏禮下達，後儒或謂言自壻家出，故曰下達。若不先使媒氏通其意，卒然納采，女氏若不欲，將何辭以答？迂亦甚矣。此疏說下達極詳，故特收之。士禮無母，則伯叔父命之，諸侯蓋無此禮也。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正義：賜之以圭者，為朝而合瑞。魯尚不朝，即位已八年，未嘗一至京師朝天子。杜氏乃以天子賜命為緩乎？衡案：魯不朝，而天子使來賜命，既受賜矣，亦不朝聘以謝之。周室之不振，魯之不臣甚矣。左氏不釋者，以其義明耳。

冬十月癸卯

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

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鞏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正義言而無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是則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謂事晉之心皆疎慢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

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衡案簡詩作諫，此作簡，同音假借，大簡大諫之也。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過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釋文與音餘。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衡案言從善則其功不勞而成，如水流於

卑也此句蓋古語故下承之云宜哉或解詩曰愷如流為喻從善之速則宜哉二字不可通

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

能遠用善人不語助衡案不作作也作興也作興人即是求之故傳以求善也

夫贊歎之此承六年傳夫善眾之主也故上下二文皆不言賢而言善求善也夫作

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

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聲

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不書者因聘而逆衡案大夫非君

命不踰竟禮也杜堅執此禮凡卿踰竟而娶皆云因聘而逆此傳明言逆也而猶執滯此義固矣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

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夏宋公

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出

華元聘共姬之非禮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

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

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

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

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

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

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

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

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

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衡案此傳終言之秋召桓公

來賜公命召桓公周卿士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

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

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曰城已惡莒子

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衡案虞陸對

曰夫狡焉狡猾之人陸案云狡焉當屬下為思啓

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

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

人當唯此為命陸案云言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弛

勇夫重閉況國乎為明年莒潰傳冬杞叔姬卒來

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

夫則不復書卒衡案室女不書卒未成人也嫁大

皆書其卒九年經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是

叔姬卒於魯嫌於許嫁而未歸杞故傳釋之曰來

歸自杞故書言女子外成既嫁者雖見出棄亦書

其卒異之室女也杜云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夫

聖人脩春秋以垂治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於千

萬載之後豈愍一女子見出以曲其筆哉不思甚

矣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鄭與

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

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

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邲衛人來勝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勝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

衛地在長垣縣西南衛案服異曰同此盟無新服晉者而書同盟者傳曰為歸汶陽

之田故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會於蒲公至自會無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衛案經不書逆故杜知大夫逆

也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

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

勝勝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

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衛案此亦杜長歷之謬晉人執鄭

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

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中井積德云稱晉人

鄭有罪也注鑿衛案傳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釋此經所以稱人以執也但傳先經

以言之故杜不喻其為釋經之文耳不知左氏之釋經多寓於記事之中不嫌其與經相先後也履軒得

之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

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

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

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

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案衡
 古歷置閏於歲終故傳云歸餘於終秦以十月為正
 漢初未改歷尚循其法故史記書閏皆曰後九月杜
 謂此年閏十一月乃其長歷之謬耳但周十一月今
 之九月非土功之時而傳云書時殆不可解竊疑此
 年十二月節前在十一月魯人以十一月未始事至
 十二月終功故經書冬不書月而傳釋之曰書時邪
 其載之十二月上者記始事也或傳文舊作書不時
 而今本脫不字邪是二者疑不能決姑待後入是正
 之

傳九年春祀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

絕於祀魯復強請祀使還取葬祀叔姬卒為祀故

也還為祀婦故卒稱祀逆叔姬為我也既棄而復

逆其喪明為魯故衡案請之也祀伯請之祀叔姬

文也二經書法皆因祀伯請之而生故傳並舉而
 釋之言祀伯雖絕叔姬之昏然卒則請而葬之是
 其意在欲全鄰好以安其民安民禮也故經嘉之
 為祀故書祀叔姬卒也魯侯若怒祀伯離昏不許
 其請祀伯雖欲逆叔姬之喪而不可得焉今魯侯
 寬以待之即許其請使祀伯得逆叔姬而葬之終
 能全鄰好其志亦在安民故經嘉之為魯故書逆
 叔姬也杜不知傳舉經文而釋之解為我也為祀
 伯為魯逆叔姬遂解上文請之也為魯強請祀夫
 姊妹死已不能葬乃強請於離昏之人逆其喪以
 葬之雖廝養走卒亦不肯為之假令魯君臣
 至愚極陋亦必不為之何其不思之甚也為歸
 汝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衡案釋經
 也盟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強也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

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衡案、柔安也。

是行也將

始會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

歸于宋、為致女復命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

楚公子成于鄧、為晉人執、鄭伯傳、

衡案、此傳釋經所以書晉人、杜

注未

盡、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

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

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

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

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

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

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

之若此、

衡案、言文子勤勞於國事、先君雖既薨、猶有屬望也、言此者、以明己未死、尤屬望於

文子之意耳、

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

言得己心、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秋、鄭伯如晉、晉

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

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

鄭、陳與晉故、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

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

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衡案。大子無所施為。

賞賜恩惠不及於下。鍾儀公正無私。故稱楚子為大子。時之事。以明己非為私。恩稱譽之。抑猶意也。以稱大子。意其無私。故曰抑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

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敬也。敬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敬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

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
 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
 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
 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
 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
 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正義喪服疏履
 者傳曰蕉蒯之非也可以為履明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
 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
 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詣

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
 本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
 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
 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
 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正義應劭作舊名諱義云昔者
 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
 諱則此為州滿或兩州蒲誤耳今定本作州滿阮元
 云劉氏史通雜駁篇以蒲為誤案史記又作壽曼梁玉繩云曼滿音相近壽州字相通齊人來
 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衡案傳不釋者九年衛晉來媵

傳皆云禮也則異姓來媵為非禮可知故不釋也凡左氏釋經之法經義明晰及前後傳可推者皆不釋其可據事實以知經意者則以記事釋之後儒多不通此意謂左氏粗於經非善讀左傳者也丙午

晉侯孺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秋

七月公如晉冬十月浦鐘云禮記中庸正義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此有者當是後人

妄增耳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菽如楚糴菽晉大夫報大宰

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衛子叔黑

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

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孺子如公子

班夏四月鄭人殺孺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

公太子纁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

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

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

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釋文州蒲本或作州滿衡

案凡立諸侯傳未有言以為君者此言以為君明其未可以為君也傳只加三字而經所以書晉侯

不釋而自明即上所云以記事釋經是也州蒲詳見于上鄭子罕賂以襄鐘子

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

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熒陽卷縣東有脩武

亭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

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

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盾，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肅，也。心下為膏。釋文：說文云：心下肅上也。正義：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為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雖疑者為脂，釋者為膏，其實疑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臠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為釋者為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為膏當為肅，非也。醫

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針。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者。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還害身。陸榮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

效忠而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耳。惠棟云：陸氏此言，是教人慎勿為善，非君子之言也。呂覽曰：賢主之所悅，不肖之所誅，高誘引此傳以為證。杜氏之說，未可非也。衡案：非其人，緊承忠為令德，若以為鄭伯文義差汎，今因其謀而考之，叔申蓋詭譎之人，故其謀雖出於忠，鄭伯不信之，適足以殺其身矣。君子言此者，欲使人慎其行，故下文又曰：況不令乎？言無德行者，無所為而不致禍矣，豈止人為善哉？惠說反外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

是糴，糴未反，是春晉使糴，糴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糴，糴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卻擘，卻克從父兄，象也。正義案：世本，卻豹生冀，冀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即擘也。如彼文，則擘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為從祖昆弟。服虔以為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是祖字耳。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衡案：四年，公欲求成於楚，而叛晉也。襄二十九年，傳云：楚人使公親櫜，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櫜，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挑，蒍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足以伸我氣，故經書正月，公在楚，無所諱也。前年傳云：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此傳云：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

而後使歸，屈辱已甚，正承前年傳以釋經，所以不書正月，公在晉亦諱之也。經下注疏未及此義，故特詳之。

卻犇來聘，且泣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

之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盱之妻，不聘，無媒禮。

釋文，聘本亦作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奴，昆弟之妻，相謂為奴。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盱同母昆弟。

正義，世人多疑娣，娣之名，皆以為兄妻呼弟妻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娣，因即惑於傳文，不知何以為說。今謂母

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娣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娣，婦報，傳曰：娣，娣，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娣言娣是弟，娣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娣，長謂身之長幼，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釋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娣，婦，止言婦之長，釋，不言夫

之大小，衡案正義是也，蓋娣，娣，長幼之稱，非尊卑之名，故從身長幼而稱之，不關其夫，亦男女異長之義也，後儒暗於此義，據此傳及昭二十八年，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娣，遂以娣為長婦，娣為少婦，而義疏遂改喪服傳弟長也，作娣長也，不知訓娣為長，姪娣之娣，亦可訓

長乎，其妄有如此者焉。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

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卻犇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卻犇婦懼能忿致禍。

中井積德云：孝叔是畏聲伯，非畏卻犇，衡案：犇忿則聲伯必歸罪孝叔，杜注是也。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婦人怒曰

已不能庇其仇儷而亡之仇敵也釋文已音以又音紀衡案已與

又對音以是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

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言卻犇淫縱

所以亡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泣盟也卻犇文

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

輕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

與爭政伯與周卿士釋文伯與音餘本亦作與不勝怒而出及

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

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明

年周公出奔傳鄆周邑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鞏以前之好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温別邑今河

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惠棟云鄆晉之温地周賜

王符曰卻至食采於温號曰温季周温地未盡賜

晉故與卻至爭鄆田杜預以鄆為温之別邑不若

叔重解字之精矣齊召南云卻至以列國大夫敢

與王室爭地王勿能斷使卿訴於晉畏晉強也晉

侯知卻至之非不能罪之但使勿復爭田又畏其

臣也自是王室愈卑晉之公室亦替而政在大夫

矣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温吾故也

故不敢失言温卻氏舊邑劉氏單氏曰昔周克商

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温為

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

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

奔衛事在僖十年衡案能猶仰也仰順適也襄王見于尚書柔遠能邇鄭注

勞文公而賜之温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

之狐漆陽處父先食温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

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

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

子聞楚人既許晉糴後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年

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爲明年盟宋西

門外張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

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衡案王城秦地名使史顛盟晉侯

于河東史顛秦大夫晉郤欒盟秦伯于河西就盟

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

一心質成也陸祭云質實也實其相結之言也衡案齊肅也凡盟必肅敬故謂之齊盟

諸鬼神也質正也正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

伯歸而背晉成爲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

澤瑣澤地闕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

年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絕

於周故書出以非之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
 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
 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
 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
 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雍贄幣也謀其
 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鄭玄云庭直也衡案
庭挺通亦可訓直然不庭多謂不來庭如字自通此晉與楚盟而已未必及餘國之事不庭蓋謂不
交贄來庭者耳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隊其師無
 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陸祭云隊猶隕也衡案鄭
 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

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狄人
 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
 而縣焉縣鐘鼓也衡案又有編磬杜舉大以包小耳卻至將登登
 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正義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鐘鐘以金為
之謂之金奏朝賓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此卻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而楚之為地室而縣待客將登乃奏皆所以見異故欲以驚賓矣驚而走出子反曰日
 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
 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

君相見之禮子及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

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

此樂正義子及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唯當用是一矢以相

加陵相遺與耳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

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

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王事間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

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

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

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

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

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

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以武夫止

于扞難而已衡案以用也本多作與武今從十行本及其亂也諸侯

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

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為己

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

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傳遜云世治尚

文德武夫惟使之外扞難故曰干城世亂尚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為搏噬之用故委任

之無所不至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

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

內制其腹心。陸祭云：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曰：及其亂也，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

股肱爪牙，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之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辭矣。古人說經，大抵斷章取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於此，乃獨謂舉詩之正，以駁亂義，得無與前指謬乎？

天下

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爪牙。傳遜云：言能制御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爲

害。衡案：陸傳並是。此節文義，本無難解者。杜蓋謂一篇之中，分屬治亂，於義不安，故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然此云制其腹心，則卻至不以腹心爲美稱，不宜泥詩本義，以失傳意矣。

今吾子

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

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

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爲十

六年。鄆陵戰，張本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

卻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

當召兵，而乞師，謙辭。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

因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盟。秋

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

致君命孟獻子曰郤子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為十七年晉殺郤錡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

名阮元云段玉裁按本脤器作蜃器按說文云盛以蜃故謂之脤衡案脤祲通宜社之肉也指其器謂之蜃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也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正義之往也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陸

祭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天命之性人能循威儀之則以養其性則順命而致福不能則棄命以取禍杜云養威儀下注棄其命云失中和之氣皆非也又漢書律歷志援此文作能者養以之福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此傳孔疏云往適於福又云將身向福與顏注合其義為長顧炎武云姚寬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養以之福傳本誤也衡案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對鳥獸虫豸交偏氣以生而言天命有二焉一謂天付人以智仁勇之德此及中庸天命之謂性是也一謂天付人以吉凶禍福邾子曰我命在民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養以之福敗以取禍語其常也間有雖

養而不得福者均之天所付仍亦謂之命或以天地之中為天地中間之氣以命為遭遇之命故特辨之正義之往也則本作養以之福今本以之倒置後人以既誤之傳文改未誤之正義耳姚寬據注訂傳則以之二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衡案聖人因天地之中以制禮勤之即所以養命也禮不下於庶人盡力以勤其業又禮意也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肉戎有受脰神之節也交神之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己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

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惠棟云戮石經及宋本皆作勦說文曰勦并力也從力琴聲戰國策曰勦力同憂高誘曰勦力勉力也其字从力詛楚文又作繆力蓋古字假借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

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為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

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正義劉炫以為誣秦衡案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弔傷衡案弔恤也七年傳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蔑死我君季孫訓弔為恤以訓此弔極為允當

寡我襄公寡弱也送我殺地釋文迭直結反徐音逸沈彤云迭疑與隱九年侵軼之軼同故陸氏釋文並云直結反又音逸也杜云軼突也王篇云車相過也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

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正義於時輕行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故知此伐保城是誣之也陸粲云保城不知其處或是近滑之城秦師過而掠之彼傳偶不言耳何用知其為誣也衡案保城蓋晉所保守之城其邑小故舉城而言之彼傳不載者亦以此此詞固多誣然事出於秦者文致以重其罪耳未必無其事而誣之為有適足以取秦怨晉人亦必不為故知其非誣也疏云輕行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是時秦人知鄭有備而班師遂滅滑安得言無伐保城之暇哉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納文公之勲而懼社稷之隕

是以有殺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

晉欲求解於秦，王引之云，赦與釋同，釋解也，故杜注曰，晉欲求解於秦，釋赦古同聲。

故說文赦從赤聲，赤釋聲相近也。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

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

文元年，楚弑成王，衡案，秦使鬬克歸求成，在僖三十三年。穆公是以

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

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

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

疆，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

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悛改也，伐

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

坂，縣入河，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

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

絕，故不復東通晉，衡案，東道之不通，與上文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

秦相應，言康公絕我好，故東之諸侯不復朝於秦，秦亦不能東通於諸侯也，是斷辭，若康公自絕不

通，何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

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

晉望而共盟，陸祭云，稱舉也，言不肯加惠於晉，而舉盟，衡案，陸說可通，然恐不若訓道

言秦不欲與晉和，不肯稱道盟事焉。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入

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夷傷也，陸祭云，夷亦芟也，周

禮稻人作萸又雍氏掌殺草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鄭注夷者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蓋芟夷同重言之者

重言之者虞劉我邊陲虞劉皆殺也阮元云石經以圓文耳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陞作垂是也說文垂遠邊也陞危也其義各別馬宗璉云尚書呂刑奪攘擣虞鄭注云擣虞謂撓擾春秋傳虞劉我邊陲謂相奪以相撓擾也

聚聚眾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

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正義劉炫以為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有奉君命兼有

已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為寡人稱君為誤顧炎武云一篇之中稱寡君者三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前稱寡君後云夷與孤之二三臣亦其類也馬宗璉云自昔逮我先公至寡君不敢顧昏姻皆呂相使臣之辭自君有二心於狄至實圖利之乃呂相代晉厲公詰秦之辭故稱寡人阮元云上文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此準上例疑寡君當為衍字衡案下文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然則晉侯使呂相絕秦所主在此二事其餘呂相以意博舉往事以為已辭故稱寡君白狄與君同州以下絕秦主意所在厲公以命呂相故呂相為厲公之辭以詰秦改稱寡人耳馬知君有二心於狄以下為呂相代厲公之辭而不言所以代厲公故特詳之又案令狐河曲二役在靈公之世而上有康靈即位之文輔氏之役在景公之世而上有我君景公之文故並稱我不言寡君如令狐之會景公既卒而上不言

厲公之事、單稱我、嫌於無其君、且三役皆臣帥師會、可單稱我、如今狐之會、厲公自如、不得不稱我、寡君、阮欲以上三、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

狄及君同州、及、與也、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

唐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陸

云、春秋經傳中、書赤狄白狄、皆標其號、文公所奔之狄、傳不言赤白、此杜臆說耳、孔疏曰、未必晉於

白狄別無昏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

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

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以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

心實憎秦無信、王念孫云、廣雅應受也、言狄入受

我也、周語、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韋昭注曰、應猶受、言晉文雖當

私賞、猶非我一人也、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

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

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

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

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

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聽

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

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

靜諸侯、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

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

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

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衡案白狄與君同州以下

晉侯命呂相絕秦之辭故改稱寡人傳欲明主意所在故舉此三事耳晉欒書將中

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郤錡

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錡荀罃佐之代趙

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郤至佐之代趙括郤毅御

戎欒鍼為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

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士五月丁亥

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

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為

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

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馬宗璉云劉劭爵制

曰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列自一爵以上至不更

四等皆士也又曰不更者為軍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續漢書百官志劉昭補注引之曹宣

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

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迂晉侯于新楚迂

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

新楚皆秦地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

子印子羽皆鄭地大官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及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官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焚燒也殺子如子駝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駝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駝子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宣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請止子

臧乃及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衛案定公聽夫人之言見林父而復之故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從國逆之例書曰歸

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衡案賤聘而貴逆之禮也故昏禮唯書逆女而不書納幣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壽宋卿故從而書之魯使大夫納幣不書乃其常耳非闕絕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

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秦

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

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犖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衛案傳釋所以書歸也

衛侯饗苦成叔成叔卻犖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

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

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

觥觶然不用以兕角為觥所以罰不敬觶陳設之

貌陸祭云詩鄭箋云其罰爵徒觶然陳設而已觶然謂爵耳非陳設貌也說文引詩作斛穀梁傳

郊牛日展斛角范甯日斛球球然角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

於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

道也為十七年卻氏亡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

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敗戊戌

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

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

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
 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
 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
 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
 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
 所汙曲衡案杜以曲解汙則讀汙為迂矣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
 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
 成此五者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
 子衎以為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妣定公妾衎獻

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
 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
 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
 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
 獲鱒也使主社稷鱒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
 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寶器盡實諸
 戚寘置也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
 為援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
 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弑宣十八年逐東門

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癸丑公會晉侯衛

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衛案曹伯

有罪亦來會故從服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

異之例書曰同盟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會無

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

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衛案魚石

于河上是國人逆之故曰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

未至晉而云自晉者華元之出宋人以出奔晉告則

其歸不得不自晉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

經從告詞而書之耳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

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

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

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

楚邑淮南縣衛案晉雖與楚通聘未為親睦恐不許

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

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而

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

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

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眾所欲執不

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宋亂起。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友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負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友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

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鱗陸祭云，據世本，鱗朱當為鱗，鱗曾孫。向帶為大宰，阮元云，石經岳本，足利本，帶作帶，案說文無帶字，而經典帶字，時有如此作者。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衡案：言華元獲反，深德桓族，雖許之，討必不敢。玩苟獲反三字，其意自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圍。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戌、桓公會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

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釋文：睢音雖，又音綏。馬宗璉云：御覽引九州要記曰：睢陽水在宋城西，衡案：睢音雖，字當從目，本或從且，作睢，非。今從石經。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

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

睢澶澶水涯決壞也陸祭云說文曰澶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又曰決行流也

言去土而行水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

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正義服虔云魚石卿故書案文七年傳云宋成

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瞿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

六卿和公室據彼文則向爲人爲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告爲卿則書向爲人亦當書之何以

獨書魚石其言獨以魚石告正爲向爲人不書故也衡案五大夫皆同族同罪而魚石爲之首求人

告辭從略以魚石總四人故經獨書魚石杜云獨魚石告是也但少司寇大宰小宰則非卿雖告亦

不書杜謂四大夫皆卿則失之又案杜云獨魚石告似是魚石自告疏魚石上補一以字文義周浹

疑杜注脫以字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齋爲

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晉三郤害伯宗

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音賢大夫伯州犂奔

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

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

曰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伯宗每朝其妻

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惠士奇云此周廟金人銘也其詞曰

古之慎言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故云子好直言必及於難衡案盜憎主人以其禦已使不得財也

民惡其上以其治已使不得縱欲也故人唯憎惡其不便於己者不復問其事之善惡姦人之於直

言猶盜之於主人民之於其上故曰必及於難伯宗妻若取多言多敗之意當直引彼句今取其意

而不引其詞是以謎語諫其夫也豈其然乎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

雖婦人之言不可廢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

也始與中國接衡案本或無于字非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

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衡案釋經以許自遷為文也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

著樹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鄭公子喜

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欒黶書子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

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鄆陵鄭地今屬

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背盟無禮卒以

敗師故書名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

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不

及鄆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衡案傳釋此經曰戰之日齊國佐高

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又曰郟擊將

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

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是魯衛齊三國皆不及戰而

晉侯信讒獨不見公罪在晉故經書不見公以貶晉

侯杜不喻傳以記事釋經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子

故云恥輕於執止粗矣

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曹伯歸自

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

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衡案曹人

請於晉故從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茗丘晉地、舍之茗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冬、
 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
 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犇盟于扈、晉許魯平、
 故盟、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
 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
 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
 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
 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
 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衡案

五年經、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傳云、十一月、己酉、
 定王崩、明天王之為定王而已、無他義也、此亦明
 滕子之為文公、與鄭伐宋、毫不相涉、且滕小國、與
 宋同屬於晉、未必為宋竭力以禦鄭、何必因其有
 喪而伐宋哉、鄭初志侵宋而已、及宋人敗、
 諸為陂、侵變為伐、故經言侵、傳言伐耳、
 宋將鉏、樂懼敗諸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
 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做、宋師不做備、鄭人覆之、
 敗諸陂、衡案、覆、掩也、掩其不備、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陂、夫渠、陂、陵皆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
 也、鳴雁、在陳留雍丘縣西北、衡案、于於一聲之轉、
 經專用于、傳則于於、
 錯出、考其用字之例、地上多言于、事上多言於、
 然亦不能畫一、此于本或作於、當以作于為正、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遲、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犇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郤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正義詳者信以守物，祥也，古字同耳。釋詁云：祥，善也。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無二心。衡案：此極亦當訓中，言人各有所宜守之中，上下皆知之。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眾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眾

民無不得中正衡案叔時引此詩以證民生厚而德正以下立當依鄭箋讀為粒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

厚龐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

戰死者陸祭云闕謂軍國之事有所闕乏不專謂戰死者衡案盡力以從上命謂供軍興致

死以補其闕謂兵力有闕致死以補之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

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

事神惠棟云崔憬易注云瀆古黷字傳皆以瀆為黷衡案齊蕭也而食話言信

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

業陸祭云時晉國無釁而楚以利求鄭自啓兵端不能順時休民故曰奸時非謂農務也衡案此

覆上文而駁之杜注是也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正義

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正

謂伐晉是也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

誰致死底至也正義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衡案人人各憂其身命所至止如

何也底本或作底底丁禮反與底別今從石經宋本岳本子其勉之吾不復見

子矣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

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

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

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

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

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

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
 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
 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顧炎武云：謂不復從事於楚，解
非，衡案：不振旅，不反命，皆役中之事，則不復從，亦
役中之事，竊謂從猶就也，謂就敵軍，邲之役，晉上
軍不敗，整頓其師，猶可以一戰矣，而荀林父
一敗輒走，不能復從楚師而軍，故云不復從，皆晉
 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
 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
 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
 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蓋釋楚以
 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
 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
 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
 道。王引之云：下文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則塞
井夷竈，正所以疏行首，非決開營壘之謂也，首
當讀爲道，疏通也，謂通陳列隊伍之道也，井竈已
除，則隊伍之道自疏通，無所窒礙矣，衡案：行首猶
言行前，謂行伍所向，戰國策曰：夫以秦之彊，首之
注言以兵向之，是也，塞井夷竈者，以將陳於軍中，
與爲行首自別，下文爲行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書曰：楚師輕窵，衡案：窵，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

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

衡案間隙也隙可乘者有六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

罷老不代衡案以用也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

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

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囂喧嘩也合而加囂陳

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恤其所

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

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釋文巢說文作輶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子

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

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

聚於中軍矣衡案王問也下放此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

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釋文行戶郎反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

請於鬼神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

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

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

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眾多故憚合戰與苗

賁皇意異衡案國士猶撰士王卒皆撰士苗賁皇詳告之故晉侯左右皆憚之以上文以

王卒告下文楚之良在其中苗賁皇言於晉侯曰

軍王族而已推之其義自明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王引之云襄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

必大敗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

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引之謹案三

軍萃於王卒三萃以攻其王族三皆當為三說文曰三籀文四鄭注觀禮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

字相似由此誤也晉之四軍合而攻楚之中軍故曰四軍萃於王卒又曰四萃於其王族不得言三

也學者多見三少見三故三字誤書作三幸有襄二十六年四萃之文足以證之耳衡案晉分良以

擊楚左右軍楚左右軍無良必敗走而後三軍萃於王卒王卒孤立無援我眾彼寡亦必大敗之此

役晉亦四軍而云三軍萃者三軍與四萃差別四萃總四軍而言之三軍除始當王卒者而言之言

各有當不必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改三為三

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

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

故曰南國蹇也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

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

目正義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為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筮者據而言耳詩邶柏舟鄭箋云日

君象也說卦離為日故為諸侯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

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

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即卻毅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

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

正義劉炫云，族者屬也。

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衡案上文王族亦謂屬楚王之兵，非楚子宗族，劉說是也。

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

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

衡案

大任，猶言大刑大法，凡職任皆君命之，故尊之曰大。此大任，謂車右，故下承之云焉。得專之，謂不受君命而專行之，杜泥大字，故為元帥耳。

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

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

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突已，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黨，潘尪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焉。

陸粲云，蹲之訓聚，於義未詳。又此不解札義，按大玄曰，比札為甲，考工記，函人注，革堅者札長，疏云，一葉為一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注云，札，木簡之薄者，甲之革緣如之，衡案，蹲踞也，置甲於地，如人蹲踞狀，然故言蹲耳，革相次而下，以成甲，謂之札，七札即七甲，故杜訓蹲為聚，亦是臆造，非蹲有聚義也。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

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

衡案，言爾若射必死於藝，禁之令不射也，故下文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射子必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

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

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

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弋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正義鄭玄詩注云也韎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舊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衡案蓋袴及膝跗注承之以至跗故杜云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間

猶近也釋文近如字一本作與衡案作與是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云問猶與也若作近義不可通正義不容不釋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搢正義禮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搢是也說文搢舉首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衡案不寧寧也君命之辱與下文連讀言敢告不安乎以君之靈身得安寧也楚子問無乃傷乎故以此荅之今也君命之辱於禮當拜但為軍事之故不能拜敢肅使者也肅俯首而已手蓋至帶杜云至地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遂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

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寧戰韓厥已辱
 齊侯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
 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
 後登其車以執之陸榮云言謀則非輕兵矣蓋兵
 交必有謀在其間所以規候形
 勢衡案謀能潛入敵軍鄭兵亂走其君左右必無
 多人遣數人亦足以距之故弗翰胡欲謀輅之耳
 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
 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
 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
 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
 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

以退己當死戰顧炎武云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
 也衡案子在君側言子在君側以衛
 君也敗者以下乃說當在君側之意楚師薄於
 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
 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
 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
 囚楚公子筏為卻至見譖張本纒鍼見子重之旌
 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
 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
 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間暇今兩
 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

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
 君之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搞從者使
 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
 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陸祭云識記也
謂其能記往言
 也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
 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
亡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陸祭云周禮肆
師展犧牲鄭注
 展省展省鷄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
 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馬也脩

陳固列固堅也辱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
 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正義呂氏春
秋曰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酒而進之衡案史記晉楚
 世家淮南子人間訓皆作豎陽穀依文豎字在上
 似長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
 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衡案軍屯也
此謂營壘范文子立
 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
 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

罪也子及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

過亦所以責子及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衡案子及將復

戰而楚子宵遁遂以大敗子重使謂子及曰初隕

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

相惡衡案而女也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

敢不義言以義命己不敢不受林堯叟云言不敢不引義自裁衡案

言敢不以大夫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衡案

楚子聞臣卒實奔之言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

自恥宵遁故使止其死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

壞隕壞隕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

不見公衡案此傳釋經所以宣伯通於穆姜穆姜

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

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

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

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

待於壞隕申宮做備申救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

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于

壞隕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犇將新軍且為

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

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公衡案戰之日至此釋經所

以書不見公也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

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

皆將從于臧所謂憂未息陸祭云言宣公薨負芻篡立國憂未息耳未遽

說子臧事也顧炎武云謂君薨大子殺衡案宣公卒於師國人慮有不虞之變故曰若之何憂猶未

弭其大子殺負芻篡立國人將從于臧之事以不言而言之寡君即負芻若此先一言及大子負芻

則而又討我寡君不可得而通三家皆失之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

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

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

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

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

罪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

邑敢私布之爲曹伯歸不以名告傳衡案釋經所以書歸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

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

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于

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

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正義此時七月也至十月而僑如奔齊昭

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為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為魯請逆衡案服說是也魯師次於鄭東故聲伯請逆於晉師若豹在魯師安敢單行過鄭唯豹在齊師故聲伯得使謀告豹而請逆于晉師耳聲伯本或作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申伯非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衡案聲伯欲急往晉師故去督揚為食於鄭郊間四日晉師來逆以至鄭郊必言為食者為下文四日不食之引也此二句記事之文非聲伯戒叔孫之辭如杜注以至下不增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乃食二字不通衡案至此言四日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衡案至此言四日以見其忠也四日不食則晉師四日乃至可知矣使者即豹不言豹而言使者見聲伯慰其勞耳

諸侯遷于制田熒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螢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及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衡案魯侯雖與伐鄭晉侯信讒疑魯不使之擊敵故經以會而致意正與不諱不見公同杜不悟傳以記事釋經故以為文耳史異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及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及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

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李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李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李孫于晉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李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東徼周

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衡案當時之勢魯未必遽亡聲伯難言屬齊楚故以亡言之耳杜喻其意故云屬齊楚不然杜豈不知亡之不可訓屬哉或不能以意逆志以亡為真亡以駁杜注是不唯不知聲伯之意并不能通杜注讀書不精竟不免為一知半解耳卻擘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衡案戰國策注焉及語辭孟子雖獨寬博我不揣焉及此焉字皆及語辭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李孫於魯相二君矣

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

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

受卻犢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

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傳遜云是

三句詞雖異而意實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用分折只據其力辭邑以請季孫其意甚明陸

案三句各有所指若無所指文子不必分折言之

傳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詞雖異而意實一其謬甚於杜矣今就聲伯之事與辭而求之奉君命謂奉

使請季孫於晉之命無私謂却卻犢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及吾為子請邑之言謀國家謂若去蔑與

行父至魯必夕亡不貳謂不貳於晉即以魯以下三句是也圖其身謂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得

所請即遂君所命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是不忘其君也

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

及卻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

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

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

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

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衡案豹先去魯往齊昭四年傳甚明詳見于上使豹

請逆于晉師之條此不復辨其魯人召之齊亦在此年十二月僑如既奔齊叔孫氏無後豹又為聲

伯使於晉師有功故召而立之其襄二年始見經者先是未為卿也傳若終言之當於十月僑如奔

齊下言之何必待十二月刺公子偃而後言之哉以此言之是月召豹而立之甚明非終言也齊

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

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

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阮元云石經奔字上有遂字乃後人所增惠棟

云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

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

亡乎温季卻至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

求掩其上稱己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

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

而明之其可乎言卻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會孫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

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月乙酉

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衡案晉執曹伯歸之京師十六年赦而歸之至此始

與之盟故曰同傳不釋者義可知也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

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

從史文正義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

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可用

也賈逵以二傳為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衡案賈說可從左氏不釋者用鄆子傳詳言其非故此不釋用字義蓋與公穀同晉侯使荀營來

乞師無傳將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十一月無壬申日誤

也狸脰闕正義釋例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

明狸脰非魯地矣以下十有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舊說皆以壬申為十月十五日也十有

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貜且卒無傳五同

盟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

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

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

縣西南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

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

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

洧城臨洧水晉范文子及自鄆陵前年鄆陵戰還

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

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

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乙酉同盟

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

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

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

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閔巷門陸粲云蒙衣者為婦人衣以自蒙冒也此

云相冒文亦小誤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

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

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

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

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

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

公子秋七月壬寅刑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

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

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

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

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

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

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焦循云淮南

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終始哉其鄉

之誠也高誘注云鄉仰也葵之向日始見于此曹

植求親親表增其說云若葵藿之傾葉大陽雖不

為回光終向之者誠也陸機作園葵詩乃云朝榮

西北傾夕穎西南晞竟似隨日而指者然與衛足

之說不相涉葵有數種神農本草有冬葵子圖經

有蜀葵、錦葵、黃葵，蓋冬葵、蜀葵也。秋葵、黃蜀葵也。秋葵、夏種，秋華，至冬即枯。蜀葵，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為蔬，不令其老，故插之，令生嫩，其根存，則明年仍生。故古詩云：採葵不傷根，傷根葵不生。觀生民要術稱：三指，又云：令根上拚生，然則種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蔬連根並剷，所以然者，以其根能生，拚肥嫩，供食尤美，是葵能自衛其根，孔子謂葵猶能衛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為，向日。曹植與藿並言：藿即菽，今驗，莖中豆華，必當正午時盛開，因推之，秋葵之華，日出則舒，日沒則合，其未舒，苞直向上，舒則傾側，故一名側金錢。曹云：傾葉，葉指華之辨，傾即舒而言也。然則所謂向日者，就華之榮萎言，此專指秋葵言之也。向日與衛足，自是兩事。杜合為一，失之。衡案：葵又有一種，長五六尺，夏秋間發黃華，徑五六寸，隨日而轉，俗名日廻，陸所詠蓋此物也。然亦不蔽其根。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衛其足，當以焦說為正。

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

一月，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初，聲伯

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

入清水。釋文：洹音桓，一音恒。今土俗音袁。惠棟云：晉魯之間，御覽隋圖經曰：洹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即聲伯夢涉之所，源出林慮山東平地。

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王，瑰珠也。食珠王，含象。衡案：用珠

王實死者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王。

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

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為此歌，懼不敢

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

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

莫而卒，繫猶多也。傳戒數占夢。衡案見妖而不為妖，妖不能為害，聲

伯恃眾始敢占妖，夢是其心未嘗能忘於妖，鄙怯甚矣，所以言之之夕而卒也。齊侯使崔

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弼。國佐從

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

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

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

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晉厲公

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

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燮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

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

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衡案陽諸

作羊，注同，武王望陽，或作望羊，陽羊古同音相通，然岐出非是，此亦當作羊。郤犇與長

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

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

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鄆陵戰，欒書欲固壘，

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蔑告公曰：

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鄆陵戰，晉囚公子蔑以歸，

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

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犇將新軍，乞師，故

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會孫悼公君楚王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鄆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衡案，欺，謾也，謂輕侮也。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側，故怒爲輕侮己也。」

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智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衡案，言君身必危，不須我背道危之。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陸祭云，爭命，言不受欲殺之命，而與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罪孰大焉。人而按罪莫大焉，與此郤至辭指正同。罪孰大焉。

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

攻郤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魘助

之，沸魘亦嬖人。釋文沸甫味反。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偽訟

者，偽與清沸魘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正義三郤

慮公殺己，謀欲自安，未及謀而巳死，故云將耳，非謂不至榭也。矯以戈殺駒伯，苦

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欒，

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

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

可畏也。或曰：威當為藏。衡案威是也。矯及諸其車，以戈

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

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

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

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德綏遠。釋文

軌本又作宐，音同，衡案軌假借字，本或作軌，非，外謂外廷，內謂近臣，故云亂若外國，當言宐，不得

言亂，下文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謂誅三郤，益信外指外廷也，周禮冢宰掌王宮中之事，欒書時為晉

政，當周室冢宰之職，故亦謂之內與。御軌以刑，刑治近，不施而殺，不

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

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

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

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

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

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

氏匠麗嬖大夫家馬宗璉云賈逵曰匠麗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杜注未全本賈

說與下葬翼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

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

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

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

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陸

云晉語韋昭注違兵者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今

未可脅以殺君此說也是也衡案言已畜於趙氏不

可謂無恩矣然晉討趙同趙括吾能去兵不肯助

趙氏況可脅以殺君乎韋云能違其兵難卒存趙

氏然韓厥後諫晉侯立趙武而及其田而已當晉

討趙氏武從姬氏畜于公宮非厥存之也此又云

孟姬之讒夫孟姬存趙氏而厥方說其讒則所云

違兵不謂違其兵難以存趙氏益明韋說未是當

以杜注為正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

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舒庸人以楚

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

駕圍蹇虺巢駕蹇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

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纒書中行偃

殺胥童以其劫己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

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

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

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

經在今春、從告、庚申、晉弒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

衡案、蒲當作滿、詳見于十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

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衡案、踰年即位稱君、禮也、經上書晉弒其君州蒲、此書晉侯使士匄來聘、比事而觀之、貶意自明、故傳直

言二月即位、釋經所以書晉侯、餘詳于傳、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

鹿囿、築墻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

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使士

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

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闕、衡案、厲公無道、諸侯或不心服、悼公立、脩

禮諸侯、中心說誠服、故曰同盟、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

弒厲公、程滑音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

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罃、士魴逆

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

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

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

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

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

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

曲沃始命君。正義：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

取其新也。按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即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

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臧

孫云：庚午既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即朝於始祖廟。

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

二日，久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語作巳字誤，而杜

本左傳同之，何邪？據孔注國語，知孔氏所見左傳

與服本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巳字為誤，而

強欲通之，非耳。正義謂逆日即盟，此

說，是也。至以服本為誤，則偏袒之失。遂不臣者七

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

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

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

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

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師，逃于夫人

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衡案：師，衆也。士華免殺國

夫人朝羣妾之處，故衆人處此者，逃入于夫人之

宮。傳載之者，見事出於不意也。履軒以上文內宮

為齊侯燕居之宮，朝為其前堂，是未書曰：齊殺其

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

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

三罪，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于前年待命于清者。

國弱來奔，弱勝之，弑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慶封為

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及國弱，

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二月乙酉朔，晉

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

悼公不以嗣子居喪，正義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文公之玄孫，有緇麻之親，法當

服斬而云無服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絕，無往來恩義，厲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為

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為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為之斬，絕

而別立，亦非嗣矣，陸祭云，繫書中行，偃弑君而殺其葬禮，猶雀杼於齊，莊公爾，晉之臣子，寧當不以

為君也，悼雖父祖事周，然猶晉之公孫，恩義未絕，既承大宗，惡有不為服斬者乎，其不能自處，以道

正踰年即位之禮，所失非細，杜孔二子之說，皆悼禮傷教，不可以訓矣，衡案，上傳云，繫書中行，偃使

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此云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比而觀之，不言貶而貶意自明，下序其新政者，美惡不相掩，非以二月即位為禮也，杜孔據下文，以即位為當然，非傳

意也，陸駁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之洵是，

勞役止，逋責，衡案，施讀為弛，復除也，下文匡乏困，救災患，乃施恩惠之事，於此先言之，

則復矣，逮鰥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

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

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

衡案，不縱私欲，以犯民時，言土功必以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

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

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厲，韓無忌為

卿

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

武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

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為獻公司司空也馬宗璉云晉語晉語

對韓宣子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韋昭注子輿士為之字右行辛音大夫賈子也

衡案疏云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據此注辛下當脫先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繫糾也校正主馬

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

焉司士車右之官正義服虔以為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使訓勇力

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

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

令軍尉攝御而已馬宗璉云淮南兵略訓云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正行伍

連什佰明鼓旗此尉之官也祁奚為中軍尉羊舌

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犢子也張老為候奄馬宗璉云

淮南兵略訓云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鐸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高誘注軍候候望者也鐸

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

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

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程鄭荀氏別族

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駟周禮諸侯有

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駟使知禮正義月令季秋天子

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駟咸駕載旌旗則駟是主駕之官也鄭玄云七駟謂趣馬主為諸官駕稅者也周禮趣馬下士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凡六閑鄭玄云每廄為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凡

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

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正義卿名下各有紗領羣

官非一凡六官之在民上為長者皆是有德有能之人是民所褒譽者也**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王引之云方常也恒象傳曰雷風恒君子

以立不易方謂不易常也周語官不易方韋注曰方道也道與常義相近晉語官方定物注曰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

百事衡案所舉各稱其職**不陵正旅不偏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

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

王引之云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為士卒之名小司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是也一為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其大小之差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邾城郟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百乘

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
 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紹
 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謂
 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
 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
 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
 有家之大例衛案歸順辭入逆辭國逆而立之當
諸侯納之當日入今試互易入歸求之春秋書法
無不合者而歸復歸入復入於文又順入歸為互
譌無疑杜據今本解歸入觸處皆謬而終不喻其
有誤何邪又案正義云賈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
難之辭因附會諸納為義疑賈本作諸侯納之曰
入或與今本同見其與春秋書法背也故依放穀

梁以入歸為互訛也惜賈注既亡其 宋人患之西
詳不可得而聞焉餘詳于隱四年
 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
 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
 厭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
 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
 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衛案間觀
亦鄙我猶憾故杜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
上注云此吾患也
 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衛案崇
猶尊也
 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
 城欲以絕吳晉之道惠棟云繫欽辨惑曰吳人者
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

庚、臧榮緒晉書曰、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陸機辨亡論曰、旋皇輿於夷庚、然則夷庚者、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以其在彭城、故屬之吳晉也、小爾雅曰、庚、通也、衡案、西鉏吾云、披其地以塞夷庚、則取彭城、即是塞夷庚、杜以夷庚為地名、非、**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

懼吳晉、隔吳晉之道、故懼、攜離也、吾庸多矣、非吾

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為、顧

有此患難、陸祭云、言宋平日事晉何為哉、正望其患難相援耳、以此知晉必恤己也、**公**

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

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秋、杞桓公來朝、勞

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

驟朝于晉、而請為昏、為平公不徹樂、張本、正義驟是疾行

之名、從魯即疾朝于晉也、衡案、杞伯未必一朝輒請昏、且朝有玉帛庭實、恐非在他國所能辨、請為昏、蓋傳終言之、驟當訓數、**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

也、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

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冬、十一月、楚子重救

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宋華

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纒書卒、韓厥代將

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衡案、勤勞也、先為之

勞、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

谷地闕、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靡

角宋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李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瑩、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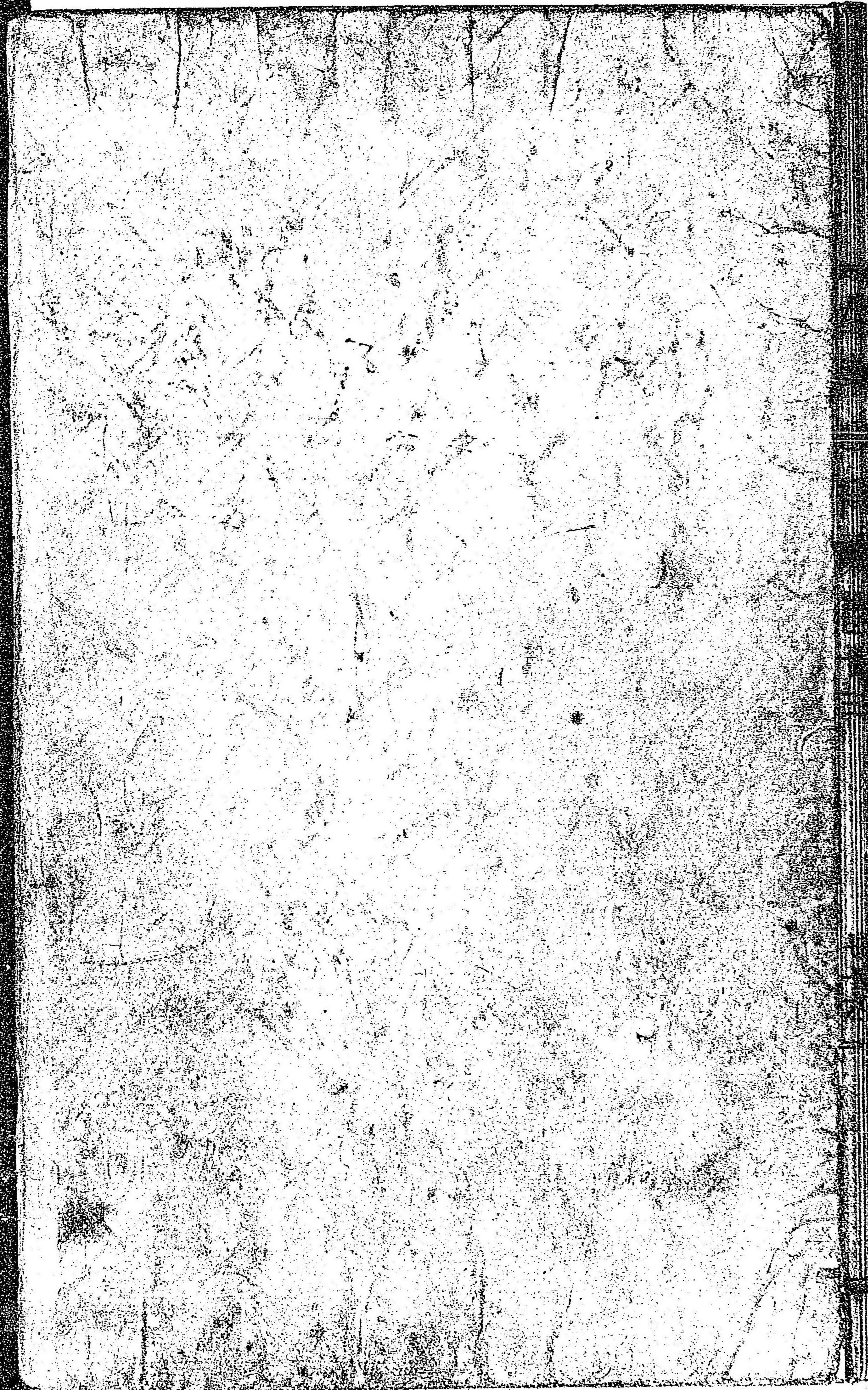
左傳輯釋卷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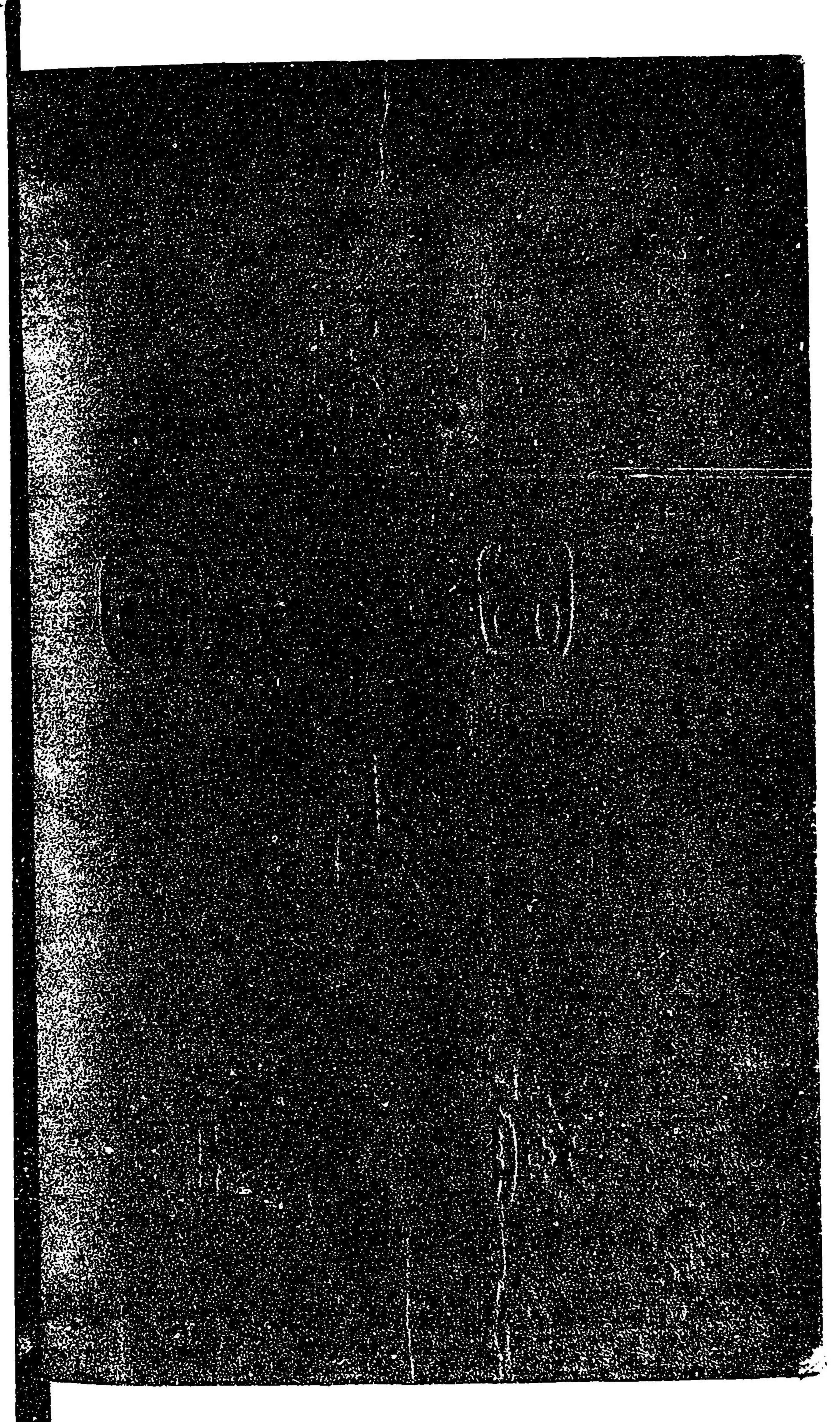
彥根

成瀨篁伯功
澀谷啓子發

校字

137
21
43





157
21
43

左傳輯釋

九